

《齊梁陳隋詩文韻部演變研究》緒言

周祖謨

北京大學中文系

本編是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》的第三冊，為齊梁陳隋和北齊北周詩家押韻的研究。這一個時期共有一百三十九年(479—617)。自從劉宋時期詩家繼承魏晉人用韻的部類有所發展之後，到齊梁時期又有了新的演變。作家押韻逐漸加細，與陸法言《切韻》的系統大體接近，成為另外一個時期。研究這一時期詩文的押韻，不僅可以了解當時南北語音的實際情況，而且對理解《切韻》的根據也大有幫助。

陸法言的《切韻》作於隋文帝仁壽元年(601)。在此以前，南北都有韻書。陸法言在《切韻序》裏所舉的有呂靜《韻集》、夏侯詒《韻略》、陽休之《韻略》、李季節《音譜》和杜臺卿《韻略》幾家；而諸家分韻，各有不同，江東與河北差異最大。顏之推曾謂諸家書「各有土風，遞相非笑。指馬之喻，未知孰是。共以帝王都邑，參校方俗，考覈古今，為之折衷。權而言之，獨金陵與洛下耳。」(見《顏氏家訓·音辭篇》)由此可知南方韻書以金陵音為主，北方韻書以洛陽音為主，頗有不同。至於陸法言之作《切韻》，則依照顏之推、蕭詒諸人在隋文帝開皇初年所持的意見，考量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，除削疎緩，力求精切。這是他編纂《切韻》的基本精神。他說：「欲廣文路，自可清濁皆通；若賞知音，即須輕重有異。」但是他分韻定音何所承案，卻未加說明。我們要尋索他的根據，不能不從南北作家的詩文押韻中去探求究竟。因為他在審音定韻時不能離開實際的語音，同時也必然參考到當時各地使用的韻書。

《切韻》分韻很細。開皇初在陸法言家論韻的是劉臻、顏之推、盧思道、魏彥淵、李若、蕭詒、辛德原、薛道衡等八人。八人之中劉臻、顏之推、蕭詒三人都生長在南方，其他五人都生長在北方。顏之推與蕭詒在荊州同仕於梁元帝，西魏滅梁元帝以後，他們從荊州到達北方。顏之推至鄴(557)，仕於北齊二十年，蕭詒則至長安，仕於北周；後二人均入隋。隋文帝開皇初在陸法言家論韻的一些人中，他們二人既通曉南方金陵音和荊州音，又通曉北方音。其他盧思道、魏彥淵、李若、薛道衡等人都是通曉北方鄴下音和洛陽音的人。李若即李季節(著《音譜》者)之弟。諸人論韻，必然是參校南北方音，而有所取舍的。蕭、顏二人，應當是最有資格評論南北是非的人。所以陸法言說：「欲更摺選精切，除削疎緩，顏外史、蕭國子多所決定。」蕭、顏所決定的是甚麼，我們從南北詩人的押韻方面也可以得到一些佐證。

例如魚、虞兩韻南方是有分別的，北方卻不分。顏之推曾說：「北人以庶爲戌，以如爲儒。」（見《顏氏家訓·音辭篇》）是魚虞不分。從詩文押韻的情況來看，齊梁陳時期的作家，如沈約、王僧孺、張率、何遜、劉孝綽、劉孝威、梁元帝、庾肩吾、陰鏗、江總與由南入北的庾信、王褒等人都分用不混，北人如李諧、盧思道也分別魚虞。由此可知陸氏《切韻》分魚虞爲兩韻，與南方方音是相合的。

又如脂、之兩韻，《切韻》分爲兩韻。在南方作家中除了沈約、謝朓二人分用以外，其他作家大都不分。但是北方作家則不然。如陸卬、陽固、李騫、李諧、盧思道、薛道衡諸人都分用不混。《切韻》之分脂之，正與北方方音相同。由此來看，《切韻》的分韻是以當時南北的語音作根據的。重分而不重合，是他取捨的標準。

其次，《切韻》中的一等重韻東與冬，覃與談，屋與沃，合與盍都分立爲兩韻。二等韻江、佳、皆、肴、刪、山、覺、黠等韻也都分立各爲一部。這些與齊梁陳時期作家的用韻無不相合。根據唐代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韻目小注所記前代韻書的分韻情況來比證，《切韻》一等重韻分立合於呂靜《韻集》，二等韻各爲一部合於夏侯該《韻略》。由此我們對《切韻》分韻的依據又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。

齊梁陳隋詩文的押韻經過分析研究，陰聲韻分爲十七部，陽聲韻與其相承的入聲韻各爲十九部，共五十五部，遠比劉宋時期分得細了。劉宋時期陽聲韻與入聲韻各爲十四部，陰聲韻爲十一部，共分三十九部。齊梁陳隋時期分韻所以加細，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：一方面是由於語音已有變化。如《切韻》脂微兩韻在晉代爲一部，齊梁時期則分化爲兩部。另一方面是由於詩文作家善於區分韻類，用韻要求精細。如《切韻》豪肴宵蕭四韻在魏晉宋時期通用不分，到齊梁時期作家就有意識地分爲豪肴蕭三部。風氣所被，莫不景從。如沈約、謝朓、劉勰、何遜等人審音辨韻極爲精細，對《切韻》的分韻影響更大。例如《切韻》支脂之微四韻，沈約都分用不混，模虞兩韻大多數作家都合用，而沈約犂分爲二。如此之類，難更僕數。要了解《切韻》，不能不從作家的用韻去認識。《切韻》無疑是代表五、六世紀漢語文學語言的語音系統的。關於它的性質，我曾在《切韻的性質及其音系基礎》一文中談過（見《問學集》），在此不具論。

從漢語語音發展的歷史來看，兩漢音經過魏晉宋一個階段，又經過齊梁陳隋這一個階段，語音系統分別爲陰聲韻、陽聲韻、入聲韻三類的格局已經變得很整齊了。即使作家用韻有寬有嚴，但總不出其類，也就是後世所說的「攝」。到了唐代以後，又有了新的演變。主要是數韻合併者多，分化者少。經過宋元時代，北方的語音系統在全國範圍內勢力增大，也就逐漸發展成爲今日所謂「普通話」的格局了。這是斑斑可考的。